

#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

| (1842—1948) |

李海军 蒋凤美 吴迪龙 著



科学出版社

#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 (1842—1948)

李海军 蒋凤美 吴迪龙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聊斋志异》英译研究”  
(项目批准号 11CYY008) 成果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采用描述翻译学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1842—1948年《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研究语料主要包括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阿连壁、翟理斯、乔治·苏利耶·德·莫朗、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禧在明、卡彭特、邝如丝和林语堂等人的《聊斋志异》译介,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前未被挖掘。研究表明,虽然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各具特色,但也具有鲜明的共性:归化是主流译介策略,且译介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操纵现象。

本书可供从事翻译研究、海外汉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员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1842—1948 / 李海军,蒋凤美,吴迪龙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7

ISBN 978-7-03-060005-9

I. ①聊… II. ①李… ②蒋… ③吴… III. ①《聊斋志异》—英语—  
文学翻译—研究—19世纪—20世纪 IV. ①I207.419 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9274号

责任编辑:张 宁 张 达/责任校对:何艳萍

责任印制:徐晓晨/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7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B5

201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3/4

字数:217 000

定价: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序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志怪小说的巅峰之作，自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近 110 年间，吸引了诸多翻译名家将其译介到英语世界，诸如“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英国汉学泰斗翟理斯、“脚踏中西文化”的中国文化巨匠林语堂等，但鲜有学者对这一时期《聊斋志异》的译介进行全面研究。李海军、蒋凤美、吴迪龙的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聊斋志异》的英语译介，属于一项开拓性研究。

在 1842 年至 1948 年的这近 110 年间，许多大家为英语读者奉献了不同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由于译介目的以及对原著理解各不相同，这些译本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为我们对早期《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人员大都以翟理斯译本作为研究语料，为全面认识这一时期《聊斋志异》的译介状态和译介成就留下一片空白。

海军等人选取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阿连壁、翟理斯、乔治·苏利耶·德·莫朗、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禧在明、卡彭特、邝如丝和林语堂等人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为研究对象，对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以往几乎未被挖掘过的、极富研究价值的译介语料。

海军等人的研究发现，早期《聊斋志异》英译的译介者因身份、国籍不同及译介目的的迥异，他们的英语译介精彩纷呈，各具特色。海军等人在其研究过程中的另一项重要发现是，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译有着鲜明的共性，归化是主流译介策略，为大多数译者所采用，且译介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操纵现象。

海军等人的这项研究基于在我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涵盖了所选阶段的绝大部分《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文献，从而弥补了博士论文写作留下的一些缺憾。海军等人的这部新著不仅有牢固的研究基础，而且在译介文献考究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两方面取得了瞩目的

成果。

我为学生所取得的突破和达到的高度而感到欣慰和兴奋，也衷心祝愿海军等人在未来的典籍译介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6月15日

## 前 言

我研究《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始于 2008 年。当时，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跟随恩师梅德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梅老师的指导下，几经权衡，最终选择《〈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其原因如下。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志怪小说的巅峰之作，在国内享有盛誉。此外，经由翻译之帆，《聊斋志异》漂洋过海，几经周折抵达了英语世界。最先拉开《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序幕的是晚清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实腊：1842 年，郭实腊在《中国丛报》第 11 卷第 4 期上撰文“Liau Chai I Chi, or 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u Chai”，首次向英语读者介绍了《聊斋志异》，并译述了《祝翁》等九则故事。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加入《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队伍，其中不乏名宿大家，如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梅丹理、梅维恒、宋贤德；澳大利亚汉学家闵福德；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等。至 2008 年，《聊斋志异》的英译已历时 160 余年，不同国籍和不同身份的译者为英语读者奉献了近 20 个特色各异的译本和近百篇零散译文。经过数代译介者的艰苦努力，《聊斋志异》完成了其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独特，英语译介数量众多且影响广泛，但至 2008 年，《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重视。国内外没有一本研究《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专著，也没有以《聊斋志异》英语译介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以《聊斋志异》英语译介为研究主题的文章也寥寥可数。因此，我决定选取《聊斋志异》英译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

2011 年底，在梅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答辩。虽然盲审和答辩都很顺利，但我自己心中清楚，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改善。当年恰逢幸运女神眷顾，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得到了资助，于是思索如何进一步完善原来的研究成果。作博士论文时，我将《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这一阶段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主要由西方汉学家完成；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至今，为《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主要由西方汉学家以及华人学者和翻译家完成。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第一阶段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极富特色，但是，囿于博士论文的整体结构安排，当时，我只选择了翟理斯等几位《聊斋志异》英语译介者代表，主要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这一阶段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自己认为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为契机，我们想对第一个阶段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主要有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阿连壁、翟理斯、乔治·苏利耶·德·莫朗、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禧在明、卡彭特、邝如丝和林语堂等人通过各种方式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虽然这些人身份、国籍不同，译介目的迥异，不同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具有不同的特色，但绝大部分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具有一个共性：翻译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且译介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操纵现象。此次研究中，我们做了如下改进：首先，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研究广度，除了极少数原始材料由于时间久远无法找到外，我们尽可能将这一阶段所有《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涵盖在内；其次，我们在研究深度方面进一步加强，以弥补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遗憾。

研究方法上，我们借鉴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在深入研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先客观描绘这一阶段不同《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不同特色，归纳出它们的共性，再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阐述。

2015 年底，我们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递交了研究成果“《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研究（1842—1948）”，经过 8 个月的等待，终于拿到了“良好”等级的结项证书，心中松了一口气，这是对我们近 5 年辛勤努力的一个交代。回顾 10 年来的《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过程，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但令人欣慰的是，身边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今天，我们能够在《聊斋志异》英译研究领域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离不开过去 10 年中许多人慷慨无私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向他们表达最衷心的感谢：感谢恩师梅德明教授和范武邱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虞建华教授、李维屏教授、陈坚林教授的悉心授课；感谢周国强教授、王同顺教授、

王振华教授、褚孝泉教授、李梅教授、李基安教授、高文成教授、赵文娟博士对我博士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感谢宋贤德博士（Sidney L. Songdergard）、闵福德教授（John Minford）、白亚仁教授（Allen Barr）、王娟博士无私提供的宝贵资料；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朋友和家人。

最后，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批评指正。

李海军

2018 年秋于常德怡乐斋

#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概述及研究综述	1
1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概述	1
2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综述	4
第二章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历史文化语境分析	8
1 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	8
2 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文化语境中主流汉籍英译策略	10
第三章 郭实腊译介《聊斋志异》	13
1 郭实腊简介	13
2 《中国丛报》简介	15
3 《中国丛报》译介《聊斋志异》	16
第四章 卫三畏译介《聊斋志异》	24
1 卫三畏简介	24
2 《拾级大成》译介《聊斋志异》	25
3 《中国总论》译介《聊斋志异》	27
4 《中国丛报》译介《聊斋志异》	29
第五章 梅辉立译介《聊斋志异》	35
1 梅辉立简介	35
2 《中日释疑》简介	36
3 《中日释疑》译介《聊斋志异》	37
第六章 阿连壁译介《聊斋志异》	44
1 阿连壁简介	44
2 《中国评论》简介	44
3 《中国评论》译介《聊斋志异》	46
第七章 翟理斯译介《聊斋志异》	55
1 翟理斯简介	55
2 <i>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i> 简介	57

3	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中的操控	62
4	《中国文学史》译介《聊斋志异》	83
第八章	禧在明译介《聊斋志异》	86
1	禧在明简介	86
2	《中文学习指南》简介	87
3	《中文学习指南》译介《聊斋志异》	88
第九章	乔治·苏利耶·德·莫朗译介《聊斋志异》	96
1	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简介	96
2	<i>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i>	97
第十章	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译介《聊斋志异》	110
1	卫礼贤简介	110
2	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和 <i>The Chinese Fairy Book</i> 简介	111
3	<i>The Chinese Fairy Book</i> 译介《聊斋志异》	113
第十一章	弗兰西丝·卡彭特译介《聊斋志异》	118
1	弗兰西丝·卡彭特简介	118
2	<i>Tales of a Chinese Grandmother</i> 简介	119
3	<i>Tales of a Chinese Grandmother</i> 译介《聊斋志异》	119
第十二章	邝如丝译介《聊斋志异》	130
1	邝如丝简介	130
2	<i>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i>	130
第十三章	林语堂译介《聊斋志异》	139
1	林语堂简介	139
2	<i>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i> 简介	140
3	<i>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i> 译介《聊斋志异》	142
	结语	151
	参考文献	158
	附录 1	162
	附录 2	163
	附录 3	166
	附录 4	168
	附录 5	174
	附录 6	175

# 第一章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概述及研究综述

## 1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概述

《聊斋志异》是清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收录民间故事及传说约 500 篇，共 50 余万字。因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奇幻曲折的情节、精练简洁的文笔，《聊斋志异》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此外，《聊斋志异》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意、俄、日、韩等 20 余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其中，英语译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是《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次高潮时期，在此期间，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乔治·苏利耶·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Frederick Herman Martens）、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弗兰西丝·卡彭特（Frances Carpenter）、邝如丝（Rose Quong）和林语堂等人通过各种方式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为其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书将以时间为顺序，梳理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段时间《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

1842 年，晚清来华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当时西方人于中国创办的影响最大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 11 卷第 4 期上撰文 *Liau Chai I Chi, or 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u Chai*，向英语读者介绍了《聊斋志异》，并译述了其中的 9 则故事，分别为《祝翁》《张诚》《曾友于》《续黄粱》《瞳人语》《宫梦弼》《章阿端》《云萝公主》《武孝廉》。

同年，美国传教士、“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在自己编撰的汉语学习教材《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中运用了《聊斋志异》故事中的数个单句和 17 则《聊斋志异》故事作为课文，并配合不同的汉语学习步骤，以不同的翻译方式英译了其中一些故事，分别是在第六章用逐字英译和意译两种方式英译了《种梨》《曹操墓》《骂鸭》3 则故事，在第八章用逐字英译的方式英译了《鸟语》《红

毛毡》《妾击贼》《义犬》《地震》5 则故事。

1848 年，卫三畏在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两卷本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撰文“Stories from the Pastimes of the Study”，将《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小说的代表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翻译了《种梨》和《骂鸭》两则故事。

1849 年，卫三畏又在《中国丛报》第 18 卷第 8 期翻译并简单评述了《聊斋志异》中的《商三官》。

1867 年，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在香港出版的《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第 1 期上发表“The Record of the Marvels; or Tales of the Genni”，向英语读者介绍了《聊斋志异》和蒲松龄，并节译了《酒友》的前半部分。

1874 年到 1875 年间，英国外交官、汉学家阿连壁以“Tales from the Liao Chai Chil Yi”为总题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第 2 卷第 6 期、第 3 卷第 1 期到 5 期、第 4 卷第 1 期上接连发表了他翻译的 18 篇《聊斋志异》故事，分别为《考城隍》、《狐嫁女》、《娇娜》、《细柳》、《赵城虎》、《长清僧》、《青蛙神》、《劳山道士》（又名《崂山道士》）、《珊瑚》、《偷桃》、《巩仙》、《西湖主》、《夜叉国》、《大力将军》、《宫梦弼》、《画皮》、《仇大娘》、《张诚》。

1877 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杂志第 1 期和第 2 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罗刹海市》和《续黄粱》。

1880 年，翟理斯在伦敦的 T. 德拉律出版社（Thos. de la Rue）出版了两卷本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这是《聊斋志异》的最早英译本，含有 164 篇《聊斋志异》故事。此外，书中有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注释。该译本是英语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选译本，后来通过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1908, 1926）、纽约 Paragon Book Gallery（1908）、伦敦 T.W. Laurie（1916）、纽约 Dover（1969）、新加坡 Graham Brash（1987）等出版社数次再版。美国的 Heian International Inc. 分别于 1989 年和 1994 年选取其中的部分译文出版了 *Strange Tales from Ancient China* 和 *More Strange Tales from China* 两个译本。此外，该译本中的译文也被广泛引用，例如，1882 年出版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中收入了该译本中的《金和尚》译文；1922 年出版的《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收入了该译本的《聊斋自志》《汤公》《孙必振》《张不量》；1922 年出版的《中国神话和传说》（*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收入了该译本中的《河间生》《毛狐》《侠女》《酒友》《真生》；1931年出版的《各国故事集》(*Great Stories of All Nations*) 收入了该译本中的《钟生》。

1894年，仰光德瓦兹出版社出版了由 J. A. Maung Gyi 和 Tun lun Hsieh 合译的《天镜》(*The Mirror*)，共选译了《考城隍》《水灾》《董生》《青凤》《胭脂》5篇《聊斋志异》故事。

1907年，英国伦敦皇家学院汉学家禧在明编写出版了经典的两卷本汉英对照汉语学习教材《中文学习指南》(*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 A Manual for Beginners*)，他选择了13篇《聊斋志异》故事作为教材的课文，分别为：《义犬》《赵城虎》《瞳人语》《种梨》《劳山道士》《鸟语》《菱角》《细柳》《促织》《王成》《鸪鹑》《向杲》和《骂鸭》。为了易于西方汉语学习者学习，他先将文言编译为白话，再翻译成英语。

1913年，法国在华外交官、汉学家乔治·苏利耶·德·莫朗选译了25篇《聊斋志异》故事<sup>①</sup>，取名 *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由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出版。

1921年，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德文版《中国童话》转译成英文，书名为 *The Chinese Fairy Book*，由纽约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出版。书中收有8篇《聊斋志异》故事，分别为《种梨》《小猎犬》《蛰龙》《夜叉国》《白莲教》《青蛙神》《娇娜》《晚霞》。

1927年，俄国汉学家卜朗特 (J. Brandt) 因教学需要，编写了英文版汉语学习教材《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选择了《种梨》《考城隍》《劳山道士》《妖术》《赵城虎》5篇《聊斋志异》故事，在第15—26课中作为课文，并译成了英语。该书分别于1936年、1940年和1944年发行第二、三、四版。

1929年，佛纳罗 (C. De. Fornaro) 将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的《中国趣味故事集》(*Les contes galants de la Chine*) 转译为英文，书名为《中国十日谈》(*The Chinese Decameron*)，书内含有一篇《聊斋志异》故事，即《劳山道士》。

1933年，潘子延 (Pan Tze-yen) 翻译了《聊斋志异》的《马介甫》，载于上海出版的《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第18期。

1937年，卡彭特编著了 *Tales of a Chinese Grandmother* 一书，该书假设一个

---

<sup>①</sup> 据笔者对比原文和译文，*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 中有些篇目在《聊斋志异》中无法找到原文，应该是乔治·苏利耶·德·莫朗借翻译之名，行创作之实。详细分析请见第九章。

姓凌（Ling）的中国姥姥给她的孙子孙女讲述了 30 则故事，其中有 6 则故事改编自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译本，即《种梨》《促织》《凤仙》《香玉》《放蝶》《阿宝》。译者在改编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改写。该书在青少年中影响较大，1973 年由新加坡的 Tuttle Publishing 再版。

1937 年，初大告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种梨》《三生》《偷桃》，收入自己所编的《中国故事集》（*Stories from China*）一书。

1946 年，澳大利亚著名的华裔表演艺术家邝如丝从《聊斋志异》中选译了 40 篇写得最凄美悱恻的鬼怪爱情故事，命名为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由纽约潘西恩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 Inc.）出版。

1948 年，林语堂在其选译的短篇小说集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中编译了《小谢》《书痴》《促织》3 篇《聊斋志异》故事。

## 2 《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综述

如上文所述，在《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次高潮时期，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阿连壁、翟理斯、弗里德里克·赫尔曼·马汀斯、卡彭特、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禧在明，邝如丝和林语堂等人通过各种方式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为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按理说，由于《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以及这些译者本人的影响，这些早期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应该引起学者的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外有关《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国内对此方面的研究也难成系统。下文将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研究情况。

国外有关《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研究十分薄弱，主要是同翟理斯的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相关的书评文章。*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出版后，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该译本的书评文章，多是溢美之词。<sup>①</sup>1926 年，翟理斯译本在美国重印，劳佛（Berthold Laufer）（1926: 86-90）在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上发表书评，高度评价了翟理斯的翻译。真正意义上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文章出现在 1999 年。是年，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和唐文（Tong Man）（1999: 1-48）在《东亚史》（*East Asian History*）

<sup>①</sup> 这些报纸杂志有：The Academy, The Folklore Record, Athenaeum, Shanghai Courier, Saturday Review,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Pall Mall Gazette。具体评论见第七章“翟理斯译介《聊斋志异》”。

发表长文“Whose Strange Stories? P'u Sung-ling 蒲松龄 (1640-1715), Herbert Giles (1845-1935) and the Liao-Chai Chil-I”,以翟理斯译本中的《莲香》译文作为个案,重点研究了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过程中对原文的改写。

除此以外,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国外有关《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研究只有韩玉山(Han Yushan)(1947: 392-393)发表在《西方民间传说》(*Western Folklore*)上的对邝如丝《聊斋志异》选译本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所作的书评文章。

相比国外,国内有关《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研究数量稍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历史研究,基于某篇译文或某个译本的个案研究,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进行《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历史研究的主要有王丽娜、王燕、何敏、顾钧、吴永昇和郑锦怀。其中王丽娜(1981: 254-281)是国内最早研究《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学者。她从英译文和英译本两个方面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聊斋志异》自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王燕(2008: 214-226)对王丽娜有关最早英译《聊斋志异》的人是卫三畏的观点表示质疑。她通过考证,认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并非出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著的《中国总论》,而是出自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译者是晚清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何敏(2009: 148-152)从英译文和英译本两个方面梳理了《聊斋志异》自诞生到目前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顾钧(2009: 198-202)通过分析卫三畏在《拾级大成》《中国总论》《中国丛报》三部著作中对《聊斋志异》的译介,认为其在《拾级大成》中的三篇《聊斋志异》译文——《种梨》《曹操冢》《骂鸭》——是《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最早的翻译。吴永昇和郑锦怀(2012: 70-76)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分肇始期、高潮期与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描述1842—1946年《聊斋志异》的各种英译版本的发表或出版情况、译者身份、翻译载体、翻译策略等。

国内学者对《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本(文)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文选译本上。王绍祥(2003: 1-6)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的影响、翟理斯的翻译策略、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删节原文的因素。卢静(2003)以翟理斯的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为语料,研究了新的文学翻译评价模式。曾娅颖(2004)以翟理斯的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为语料,研究了赞助者的意识形态、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孙轶旻(2007: 228-237)研究了翟理斯的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注释及其接受情况。晏开维(2008)研究了翟理斯的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典故翻译方法。朱瑞君（2009: 92-96）研究了翟理斯的译者主体性在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体现。余苏凌（2011: 466-470）从道德和诗学取向两个角度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删节现象。张捷（2012）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角度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赵兰（2012）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删减、增加、有意识误读和改写等诸多创造性叛逆现象。除此以外，只有王燕（2011）研究了晚清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对《聊斋志异》的译介，认为梅辉立的译介虽篇幅有限、错漏万千，但对于了解《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早期流传却有重要参考价值。

《聊斋志异》译本的对比研究主要是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和当代翻译家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何劲（2004）从功能翻译理论入手，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与梅丹理（Denis Mair）和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聊斋志异》合译本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任秋红（2005）从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这个角度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的《聊斋志异》合译本 *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 以及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赵春燕（2005）从古汉语的异质性对古典文学翻译的影响这个角度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张庆年和张慈云等人的《聊斋志异》合译本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以及邝如丝的《聊斋志异》译本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王运鸿（2005: 100-101）选取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 以及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 中的四个特定中文词语译文进行对比，研究了宏观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朱瑞君（2007）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以及 *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从译者主体性视角为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中的“不忠实”现象作了辩护。席惠莉（2007）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 以及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 中的中国文化专项词的翻译。卢慧慧（2008）以阐释学为理论指导，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 以及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 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余欢（2008）以动态顺应论为理论指导，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 以及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谢珊（2010）选取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莫

若强等人的《聊斋志异》合译本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Pu Songling's Strange Stories of Liaozhai*、黄友义等人的《聊斋志异》译本 *Selections from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闵福德的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和宋德利的《聊斋志异》译本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六个译本的文体特征和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研究了各译本中篇名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李明（2011）从译者文化身份、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等角度出发，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 以及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Pu Songling's Strange Stories of Liaozhai* 中的翻译策略。龙春芳和熊欣（2012: 98-99）对比研究了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和 *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 中的翻译策略。王筱（2013: 123-124）以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和 *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 为例，探讨了翻译中词义的动态识解过程。

国内外对《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研究存在如下两点不足。首先，研究语料选择过于单一。早期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版本众多，形式多样，并且各有其特色，可以为早期《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但是，以往研究者在选取语料时，所选语料过于单一重复，基本上是集中在翟理斯译本，只有个别研究选用了郭实腊、梅辉立、卫三畏等人的译介。而对于阿连壁、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禧在明和邝如丝等人极富特色和研究价值的译介却完全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次，研究缺乏系统性。虽然《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众多，但对《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很多。为数不多的研究又多是选择翟理斯译本作为研究语料，从某一个方面或视角进行研究，因此，《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缺乏系统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作系统的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拟从《聊斋志异》早期英语译介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选取代表性译文和译本，对该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力图展示该时期《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共性和个性。